

哨兵

譯
杜衡

光華書局

波蘭普魯士

哨兵

杜衡譯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哨兵譯敘

一個典型的波蘭作家，一部典型的波蘭作品。

當波來斯拉甫·普魯士 Boleslaw Prus（本名亞力山大·格羅伐次奇 Aleksander Glowacki）寫着“哨兵”的時候，地圖上已經找不出波蘭這個國家底顏色了。在當時的社會裏，殘餘的（在歐洲要算是最後的）封建勢力漸次地沒落，而異族人却帶着新興的工業猛然地侵略進來。在這個歷史的過程中，受痛苦最深的，不用說是農民。這一部“哨兵”，便是當時的農民生活底寫照。

不過，在這一篇敘文裏，譯者並不想把時代背景說得怎麼詳細，並且也沒有這樣的必要。“隋兵”本身就已經儘夠表現了當時的波蘭底幾乎可說是全部的（譯者用“全部的”這字樣，假使看下去，便會顯得並沒有一絲兒誇大的意義）社會生活：作者這樣地把要說的話都說盡了，還有什麼可留給譯者作拙劣的敘述？

同時，關於作者底生平，我們所能夠知道的又很少。譯者和譯者底朋友們曾翻遍了許多波蘭文學史，大都只發現了一些較詳細或較不詳細的作家論，而對於普魯士本人的記載，却往往只有極少的字句。這一點，出於不得已，是只能留給研究波蘭文學的專家了。但是進一步想，這樣的時代產生這樣的作家，這樣的作家寫出這樣的作品，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；我們從作品中儘可以看到那個時代，更不必靠了作家底傳記來幫助我們底這個認識——我們底讀者，這樣或許也能滿足了吧。

幾文裏所要說的，只是一些關於這部作品底

優點提示。固然，明眼的讀者儘可以自己發
現；對於他們，這一篇敘文就算是幾頁廢紙也好。

一個自耕農底身世底平凡的記載。一幕人生
底平凡的悲劇。但正在這平凡之中，表現了波蘭農
民階級底命運。我們看到永久的貧困怎樣地陪伴
着他們：因疲乏而顛蹶的耕馬底在殘陽中的影子，
立刻會使人想到在牠底主人底頭上流下來的汗珠
底苦味；爲了想添買一隻牛而廢三五年的躊躇，結
果還是讓剛買進的牲口給屠夫牽去。我們又看到
異族的移民怎樣地奪去了他們底最後的生計：新
興工業底精神反照出了使用和沙爾大帝時代同樣
的農具的可憐的效能；程度低到見了火車當做怪
物那樣的人們，不用說，立刻會做了“速力”和“組織”
（普魯士用這兩個字來說明新興的生產方式）
這二位巨魔底獵物。……

因此，斯利馬克，本書底主角，是無抵抗的，但
是在這無抵抗中却顯着抵抗；斯利馬克又時常是
絕望的，但是在這絕望中還蘊藏着希望：他底抵抗是
“忍耐”，而他底希望又是由“忍耐”得來的安寧。這

個“忍耐”便包含着農民意識底精髓。保守的又愚蠢的人們，在妖怪似的新勢力底壓迫之下，正因為保守和愚蠢而得到挽救了。

這樣，“哨兵”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灰色的書吧。
“哨兵”之所以名為“哨兵”（或是譯成“前衛”），多少是暗示着隱藏在這些頑冥不靈的頭腦裏的“固執”底消極的抵抗力吧。

凡此說不盡說的關於農民生活和意識（當然在這個特定的時代才表現得更強烈）的種種，普魯士已經似無意地完全組合在這一本著作裏了。

不但如此，組成當時波蘭社會的各份子，也都可以在“哨兵”裏找到他們底寫照。墮落了的封建地主整夜地作着馬蘇爾卡舞，而他底妻子又在夢想着瓦莎底繁華。終日無所事事的維新派，一邊在與民間的婦女調情，而一邊却向她底孩子宣傳民主主義。還有眼光和金光迷離交錯着的猶太人。還有兇暴的土豪，刁惡的地棍……

普魯士著書是沒有不含教訓底意義的，但是

從不說一句帶演說口吻的話。這一段平凡的故事，看去好像處處沒有經過什麼選擇，但是實際上却沒有一段不打中了要害。結果是把一個包含萬有的社會用最經濟的筆墨在一部書中暴露無遺，但是表面上又絕不顯出一些補綴的痕跡。像這樣的手腕，我們就說一句在西洋文學找不出相同的例子，也不能算是荒謬！

在波蘭，普魯士，像顯克微支一樣，是最被人所愛讀的；但是在國外，他底讀者却沒有顯克微支底讀者那樣普遍。這也是毫不奇怪的。文藝底賞鑑，也和文藝底製作一樣，是要由社會生活來決定。普魯士並沒有想寫能訴諸於先進國民底意識的作品；他底“鎗兵”也並不能去迎合那一種Cosmopolitan的心理。因為普魯士是一個典型的波蘭作家，而“鎗兵”是一部典型的波蘭作品。

但是，對於中國的讀書界，事情大概有點不同吧。同是在殘餘的封建勢力中的被損害的民族底命運，大體總相同的。假使歷史是可以重演的，那麼就可以說，在“鎗兵”裏所看到的事實，或許是

剛在中國重演過，或許是正在中國重演着。這樣，
在同洲的先進諸國底讀者看來並不親切的作品，
越遊到東亞而反會吸收到相當的讚賞，諒來也是
可能的。出於這個動機，譯者便把全書從愛爾塞
培奈克 Else Benecke 和 馬利·布希 Marie Busch 二
女士合譯的英文本譯成了本國語。

一九二九

—

比亞爾卡河從一座並不比茅屋大的小山下面流出來；河水在牠底小小的空隙處像一羣預備要飛翔的蜜蜂似地嗡嗡着。

比亞爾卡在平地上流了十五哩的距離。樹林，村莊，田野裏的草木，道路邊的十字架都顯明地陳列着；愈退到遠方便愈小下去。這是一個像圓桌似的小鄉村，在那上面人類像被一朵青花掩蓋住了的蝴蝶似地居住着。他所找到的和別人所剩給他的東西，他可以吃，但是他一定不能走得太遠或

是飛得太高。

南面十五到二十哩的地方，鄉村開始改變了。比亞爾卡底淺洲一個個地起落着，平地上有了波動，道路更時常要峻峭地上山來又下山去。

平原是不見了，却讓位給了一個峽谷；你是被許多幾層屋那麼高的小山環繞着；所有的山上都蓋滿了叢林；有時候上山是峻峭的，有時候是逐漸的。一個峽谷引到了另一個，更荒涼而又更狹，這便一連排了九個或是十個。當你穿過牠們走着的時候，冷氣和溫氣緊裹着你；你爬上一座小山，便會發現你自已是被枝叉的又彎曲的峽谷底網所圍繞着。

離河岸不遠的地方，風景又是很不同的。山是小了些，都分離地屹立着，像大蟻山一樣。你已經從峽谷底鄉村裏出來，走進了開闊的比亞爾卡流域，光明的太陽向你底眼睛充分地照耀着。

倘若大地是一張造物在上面爲了創世而設着筵席的桌子，那麼比亞爾卡流域便是一隻有翻轉的邊的巨大的長形碟子。在冬天這碟子是白的，但

在別的季节牠却像是一種陶器，有顯明的，不規則的，但是美麗的形狀。那“神聖的陶器師”把一片原野放在那碟子底底裏，又從北到南地替牠束着一條在早晨是閃着寶藍色的，在晚間是殷紅色的，在中午是金色的，在月夜是銀色的波光的比亞爾卡底飄帶。

在“他”做成了那底之後，那“偉大的陶器師”便造着那邊緣，留意着要使每一邊都有不相同的形態。

西岸是荒涼的；原野接着那峻峭的小石山，那兒有一些分散的山楂樹和矮赤楊生長着。一塊塊的地面處處顯露着，好像草皮已經被剝了似地。連最強壯的草木也避開了這些地面，那兒所有的不是植物，却是泥土和沙層，或是向綠色的原野露着牙齒的岩石。

東岸却有完全不同的特性；牠造成了一座分三層的舞台。在原野之上的第一層是沃土的，有一行環繞着樹木的茅屋：這就是那村莊。在第二層上，那兒的地是泥土的，矗立着一所莊宅，幾

乎是在村底頂上，村子和莊宅之間有一條老菩提樹底林蔭路連接着。右面和左面都是宅主底領地，大的又成長方形的，種着麥，小麥，豌豆，有的還是沒有開墾的。第三層底沙土上是種着小麥或是燕麥，四邊是松林，牠底輪廓襯在天上是黑色的。

那北方的山脈有孤另地站着的小山。有一座算是附近最高的，頂上有一株單獨的松樹。這座山連同另外兩座，是產主約瑟·斯利馬克底產業。

那產業是像一處隱居地；牠離開村子很遠，而離開莊宅却更遠。

斯利馬克底茅屋是在路旁，前門開向大路，後門對天井；牛棚和豬棚是在同一間屋子裏的，穀倉，馬房，和車棚造成了那方天井底另外三邊。

農民們常要譏笑斯利馬克，因為他像一個 Sibiriak（住在西伯利亞的歐羅巴人之稱——註）似地過着流放的生活。這是真的，他們說，他住得離教堂較近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他却沒有人可以談話。

然而，他並不是完全孤獨的。在溫暖的秋天，當那穿白衣的產主用兩匹馬在山上耕地的時候，

你可以看見他底妻子和一個姑娘，都穿着紅裙，在掘起馬鈴薯來。

在小山之間，那十三歲的延德萊克在看牛，同時在作着滑稽的樣子以自娛。要是你看得更接近一點，你還可以找到頭髮像蘆一般白的八歲的斯塔西克，他在漫行過峽谷去，或坐在山上的孤單的松樹下面，沉思似地看着那山谷。

那產業——在人類的利益底海裏的一涓滴——本身就是一個經過了各種形態而又有自己歷史的小世界。

譬如，約瑟·斯利馬克只有不到七畝地，只有住在茅屋裏的妻子的時候也曾有過。於是發生了兩樁奇事，他底妻子替他生了一個兒子——延德萊克，——又爲了農奴解放，他底領地便增加了三畝。

這兩件事却能替那產主底一生造成一個大的變動；他另外又買了牛和豬，有時候還要僱用幫工。

幾年之後他底次子，斯塔西克，生了。於是斯

利馬克夫人使用試用半年的方法僱到了一個人來幫她工作。

索比斯卡居留了九個月，於是在一天晚上她逃到了村莊裏，她底對於客寓生活的期待是太強烈了。她底地位由“愚蠢的若斯卡”來代替了九個月。斯利馬克夫人常在希望工作少起來，她便可以省用一個僕人。然而“愚蠢的若斯卡”却居留了六年，當她到領土上去服務的時候，茅屋裏的工作也還沒有減少。因此那女產主便僱用了一個十五歲的孤女，馬格達，她甯願替人服務，雖然她自己也有了一隻牛，一些兒地和半間茅屋。她說她底叔父打得她太利害了，她底親屬又只能給她冷淡的慰安，說什麼他愈多用棒子，便對於她愈有好處。

直到那時候，斯利馬克總是自己做田場工作的，難得用幫工。他這樣却還有時間帶了馬匹到領地上去工作，或是替猶太人從鎮裏運貨品來。

然而，在他更屢次地要被召到領地上去的時候，他才發現那個短工是不夠事的，便開始去物色一個永久的田場幫手。

秋季底一天，在他底妻子嚴厲地責備他還沒有找到田場幫手之後，湊巧那一隻腳被車子壓碎了的馬奇克·奧甫却爾支正從醫院裏出來。那跛行的人底路是在斯利馬克底茅屋面前經過的；他又疲倦，又憂鬱地在門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，期望似地看着那入口。那女產主正在替豬煮馬鈴薯，一陣陣的蒸汽沿大路散佈過去的時候，那氣味是這麼好，竟透入了馬奇克底脾胃裏。他沉迷地坐在那兒，簡直不能動了。

“是你嗎，奧甫却爾支？”斯利馬克夫人問，幾乎認不得那衣衫襤褸的可憐人了。

“對了，是我，”那個人愁苦地回答。

“村子裏的人說你已經殺死了。”

“我是比死了還壞；我是在醫院裏。我想我要是給丟在車子下面倒好了，我現在也不會餓到如此地步。”

那女產主沉思了起來。

“只要能夠保得住你不會死，你可以在這兒當我們底田場幫手。”

那個可憐人從座位上跳了起來，走到了門邊，拖着他底腳。

“我怎麼會死？”他喊，“我還很好，只要有一點東西吃，我就可以做兩個人底工作。把菜根麵包我吃，我就可以替你劈好一車子的柴。試我一個星期，我可以把這些田全耕起來。我只要有舊衣服和破鞋子穿，冬天有一個遮棚，就願意替你們服務。”

這兒馬奇克停止了，自己詫異着怎麼竟說了許多話，因為他天性是沉默的。

斯利馬克夫人上下地看着他，給了他一盞菜根與麵包，和一盞馬鈴薯，還叫他到河裏去洗個澡。在晚間她底丈夫回家來的時候，馬奇克，他是已經劈過了柴又喂過了牲口，便被介紹了給他，算是田場幫手。

斯利馬克靜靜地聽着。他是心地慈悲的，停了一會便說：

“好，留在我們這兒吧，朋友。這樣對於我們和對於你都好一點。假使——上帝保佑這事情不要發生吧——茅屋裏會一點麵包也沒有了，那時候

你也會不比現在更壞。休息吧，你便可以很好地着手做你底工作。”

這樣那個新的同居者便被接受了這茅屋裏。他是像小耗子似地安靜，狗似地忠實，一對馬似地勤力，雖然他是跛行的。

此後，除了那黃狗布萊克之外，斯利馬克家裏什麼也沒有增多，也沒有孩子，也沒有僕人，也沒有產業。在戴宅裏的生活十分有規則地進行着。這些人物所有的勞動，煩怨，和希望都集中在一個目標上：每天的麵包。爲了這個，那姑娘帶進木柴來，或是，唱着又跳着，跑到地坑裏去拿馬鈴薯。爲了這個，那女產主在天亮時擠着牛乳，烘着麵包，又把她底帶柄鍋在火邊移上又移下。爲了這個，馬奇克，流着汗，拖着他底跛腳在鋤頭和耙子後面，而斯利馬克，喃喃着他底晨禱，在黎明時到他底領地倉房去，或是趕車子到鎮上去交割已經賣給了猶太人的穀子。

爲了這同樣的理由，他們煩惱着，當冬季裏小麥上沒有充分的雪的時候，或是當他們得不到充